

## 碧桃

■程舒颖

程舒颖,1999年生,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。曾在《当代》《长江文艺》《雨花》等报刊发表小说和评论。曾获第二届“京师—牛津青年文学之星”银奖。南京市“青春文学人才计划”签约作家。

那天晚上,他看到时间像线一样流动,北斗七星变幻了方向。一颗流星从西北方飞来,朝东南落去,线迹如鸟的飞痕。他的汗水沁满额头发带,落下一滴,他抬手拂袖擦拭,疾步匆匆赶路,往山中而去。脚边草叶如鸟翅般扑簌,树影横斜映照在身,待至山腰,已力有不逮,气喘吁吁。

寅时已过,山中烟云缭绕。待雾气散去,一株碧桃显现,盛放如云霞。他卸下背篓,折下花朵最为繁密一株,截作两段,放入篓中,待至下山时,碧桃已隐入烟云,消失不见。下山后,他推开家里的吱吱呀呀的木门,妻子唤他,在竹床上半卧。

家中妻子唤作珩珠,江浙人,早于临安一带逃亡至此地,遇到他接济,心有感念,与他成婚,立一生一世誓言。初见珩珠,她已行走不便,结为夫妻后,他更四处尽心打听,寻医问药,得知妻子所患为消渴病,伤势在脚,但实则病于身心。他搜刮家当变卖,一掷千金,给珩珠服用白虎人参汤、肾气丸后,她仍然虚弱,甚至脚伤一日重似一日。最后,珩珠为保全双腿,请求他为自己断脚。他磨刀斧,烧烙铁,草乌溶酒,让珩珠服下。见珩珠麻醉睡去,他恨不得替代妻子断脚,可迟迟下不得刀斧,只叹天意难测。

家中钱财悉数将尽,他把妻子溃烂的双脚捧于怀中,嚎啕大哭。见妻子眉头略蹙,怕妻子醒来失望,只能出门,行走数里,躲在桥下哀叹。那时他看那秦淮河上,画舫流入桥洞,船上歌舞升平,舞女抱琴跳跃,心痛更加难以抑制。霎时,一舞女向他奔袭而来,眼见就要跳上岸堤,他赶忙后退,最终有什么轻轻落在他的怀里。他睁眼一看,画舫和舞女皆已不见,砸中他的,是一枝盛放的碧桃。

回到家中,珩珠还未醒来。他不敢再看珩珠面容,只把碧桃放在她身侧,趴在床头,沉沉睡去。待第二天醒来,珩珠竟容光焕发,好似换了一人,双脚也不再流脓,此后日日渐好,有痊愈之势。他喜出望外,即在家中院落种植碧桃,以祈求祥瑞,可土壤湿润,几株碧桃都难以成活。后来一年清明,他去山中给母亲扫墓,见母亲坟头青草长势旺盛,便栽植手中碧桃于旁,但因山中道路险阻,他脚力不支,疏于浇水,逐渐忘却,只在乡间与珩珠男耕女织,逍遥度日。几年过去,珩珠鬓间,那舞女所赠碧桃,竟一直没有凋谢,反而日渐红艳。

一日,官兵上门,告诉他城外已狼烟四起,兵荒马乱,需征兵纳粮,重收赋税。珩珠怕他被征兵收走,不顾反对,要将家中粮食小半交出,即便剩余已难过冬。他虽然心有不忍,想起珩珠病情尚未痊愈,怕留她一人,只能应允。后来官兵竟时时上门,一日快似一日,收粮愈多,收税也愈重,只怕要将粮食和家财收尽之后,再将他人掳去。待粮食将尽时,珩珠在家掩面哭泣。他只能带妻子离家,合计另谋出路。他携珩珠行走数里,来到那日桥边。可到既定之处,却已不见那桥,只剩断壁残垣,桥边客棧茶肆,也是一片萧条。城门处,烽烟聚成狼群的形状,又向天边飘散。那时,他又听见不远处,有兵器马蹄声朝他袭来,他忙带珩珠躲避,回想起那日画舫和舞女、刀斧和烙铁,一日之内极尽悲喜,仍然历历在目,近一年过去,似一瞬烟云过眼。领妻子匆忙回家,好在房屋田地坐落山脚,未被战乱波及。

不等官兵再来,珩珠痛哭,与他执手言,怕此后战乱

持续数年,碧桃已于我无用,仅堪堪维生。将碧桃栽植于吾家田地,稻粱可换一命。遂将碧桃于发鬓间抽出,放于他掌心。他听妻子的话,修剪碧桃枝条,插于田间,时节正临霜降,可万物竟于田间萌发,一日之后,悉数长成。他喜出望外之时,却发觉妻子双脚又几近溃烂。他于田间寻前日所植碧桃,已难见踪迹。

日后,珩珠渐渐病重,自知时日无多,叮嘱他将收纳粮食藏于砖瓦之下,官兵再来收粮,设计贿赂其中一人,绝不尽数交出。待自己死后,埋于山间,再携粮食所换财物,找他处逃难。于是他骤然想起多年前,在山中栽于母亲墓前的碧桃。一夜星象呈祥,他赶忙深夜上山,瞧见那碧桃于烟雾之中隐现,点缀新鲜露水,娇艳欲滴。再看母亲坟墓,坟头青草茂盛,近前松柏林立,有出尘之姿。他拜过母亲,为墓除草添土,下山时回头,见碧桃又隐于烟云。

他将碧桃交于病榻珩珠之时,官兵又至,却不是之前来的两人,衣甲血迹斑斑,干褐连成一片。战事胶着,两官兵不由分说,当即拉他入营。珩珠涕泪横流,爬下床来,扯丈夫衣袖,官兵用棍棒将珩珠喝止,珩珠依旧紧紧不松手,被官兵挥棒击打手臂和脊背,身上被单脱落。官兵见到她溃烂双脚,也无奈叹气,将她扶回竹床。他随官兵去时,不敢回头,不忍再看珩珠一眼,只听珩珠哭泣,等到屋外,终于难以自制,停下步子回看,只见空空空地,已然冬日萧瑟景象,凋敝寒屋,更似不曾住人。等到兵营,他觉怀中有物,硌其胸骨,解甲宽衣,竟是那日于山中所采碧桃,花瓣被挤压碎稀,只剩枝条,就像珩珠病重抚摸他时那嶙峋的手。

此后征战数年,行旅途中,有时得见碧桃,以为南柯一梦,向战场弟兄说起。战士们围一篝火,听他说珩珠的故事,潸然泪下,纷纷说起家中奇事。原来不仅碧桃,还有牡丹、荷花、秋菊乃至耐冬,皆有典故。其中一人



说,珩珠既能吸碧桃精气,且来历不明,必为花妖,为他招致祸患,以至征兵至此。他却说,就算珩珠为妖,他这人生过了二十八年,同珩珠只过了一年,却感觉有十年之久,已然庆幸。战士们无人接话,纷纷思念起家中亲人,连绵不绝,天上降下细雨。

几年后,他行营至家附近,大雨滂沱,他趁机逃走,半夜来到山脚,看到房屋坍塌成废墟,田间长满杂草,彻底荒芜,想起临行前妻子哭诉中夹杂的一句话,碧桃为生,不能为死。他再次上山,小径已被草木填满,他以刀剑开路,终于寻到母亲坟墓,青草长势更高,而松柏已近合抱之粗。再寻旁边碧桃,终究不知所踪。

他坐在母亲坟前,梳理他所经历的世间事物,感叹一切得而复失,都像没有来过,零零落落,本就是一个人。那个夜晚,他看见山中时间,不再像线一样流动,而是像一只鸟一样飞走。下山后,他把怀中碧桃插入泥土,闭上眼,看到珩珠来的那年春天,杂色花朵沿河岸开放。他站在田地,从贴身口袋取出去年的种子播撒,一眨眼,年初种的麦子已经遍地金黄。

等他再睁眼,天色还未完全复明,他决心返回兵营。路途中偶然看向城楼的方向,晨光熹微,他惊讶不已,随即泣不成声。那时他认出了妻子,一株碧桃亭立,那棵树坐落之处,是一抹被晚霞浸染至瑰丽的云,一阵风徐来,云就消失了。

暮晚的风吹散树叶滚烫的余温  
一阵窸窣的言词  
轻捷地跳跃在柔软的草坪

夹杂池边学生的喧闹  
少年如绽放的花枝  
怀抱着成长  
那尚不警觉的橘子

池水吸聚着夜晚的光线  
潮湿的事物气味更加浓烈  
朗诵团开始和声,就像群星  
熊熊燃烧在夜色中

他们将不计代价地盛放  
如同此刻,林间奔涌着  
紫红色葡萄籽般不竭的热情  
直到多年后的又一个夜晚  
曾经的少年们将乘着颠簸的小船  
返回,在恍若听见的微弱的水声中  
在用旧的生活之后

看夜色从池塘中升起  
看树木在远方变暗  
看它们逐渐成为  
放弃自身轮廓的事物

仍在水边滞留的夏季的欢快歌声  
再力花和小红莓  
那么多并不深邃的告别历历在目



苏笑嫣,1992年生,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读文学博士。作品见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民族文学》《钟山》《青年文学》等刊。曾获第十届“辽宁文学奖”、第七届“扬子江年度青年诗人奖”、《诗选刊》“中国年度先锋诗歌奖”等。出版有诗集《时间附耳轻传》、长篇小说《外省娃娃》等。

## 主题词写作——

## 烟云

## 雪年

■罗志远

罗志远,1999年生,湖南长沙人,西北大学创意写作专业硕士在读。作品散见于《作家》《天涯》《西湖》《湖南文学》等。有小说被《小说月报》《长江文艺·好小说》转载。

突然,狭小的车站内急切切传出一声鸽哨,短促响亮,一个十二三岁少年身水身汗地跑来。臃肿的白色夹绒棉袄上有几块脏兮兮的黑印,像是许久无洗,裤袋裂几条缝口,一面跑一面掉。他几无注意,立定,憋红脸说:“别扔,别扔,这是我养的鸽子。”

少年面皮黝黑,脑上戴了顶帽子,手上拎一个偌大的白色鸽笼,口头讲的是极标准的普通话。三姑娘一时止住了手,又瞟地上亮闪闪落了些什么,忙拍我一下,待拾回,原是一包包鸽食。少年一面在店门口来回踱步,一面启开鸽笼,口衔嘴边,憋足了口气,只听噙地一声响,群鸽便似受到号召,飞扑扑往笼里钻。三姑娘似起了些好奇,俯身抱起我,凑近瞧。笼内群鸽紧挨,与三姑娘对视,眼睛清亮如水晶。我喵了一声,似要挣脱扑去,鸽子猛地一扑棱,也吓得提笼少年一个趔趄,几近摔倒。三姑娘立在一旁,不由笑出了声,说:“阿宝,我知道你习性,勿睏鸽子身上白雪雪,就光吓唬人家。”

少年的性子似有些小,退了几步后,帽子不小心掉下,头低低,露出一个大光头,慌不迭重新戴上,半天不声。三姑娘忙又拍一下我的头,把鸽食递去,解释说:“勿怪我养的猫崽,它叫阿宝,这是

你刚掉的物什,还你。”见少年接过物什,仍不声,三姑娘似有些愧疚,踌躇片刻,说:“睏你比我小,我是你阿姐的年岁,又冒犯在先……”说着从身后箩筐里抓一把滚圆的荔枝,塞在少年手里。

我识得清晰,壳上赤如丹砂,枝叶绿如澄波,露出的果肉晶莹如玉,三姑娘选的是筐内最好的品种:妃子笑,平日自己不舍得吃,只卖钱,不由心急急,喵呜一声,就要扑将下去,却被三姑娘搂紧了。

荔枝在鸡爪细的手中滚了滚,少年慢慢有了反应,嘴角紧抿,显出些许局促。三姑娘在一旁催促说:“这荔枝食得,不比糯米糍、桂绿差,试试。”喊了数次,少年始一动不动,却不知怎的,眼慢慢慢有些许发红。三姑娘一下慌张,见四处人多了,一拉少年袖子,撇开人群,慢慢往前走。

问了一阵,方知少年叫禾生,来自北京。他阿爸早去世了,阿妈一人拉扯大,靠广场放鸽为生。至年前,禾生一次体检,测出同阿爸一样的病,阿妈受不得刺激,也一下撒手而去,仅留下五六十只鸽子。老北京待不下,只得草草收拾行李,年末南下寻阿公。说到得病,禾生指了指自己几无一根发的头,嘴唇咬紧,不声。

据禾生说,他一下火车就挨了骗,跑去上公共

厕所,把鸽子交给一脚跛佬看着。待还到手里,鸽子已少了两只,禾生急脚脚去追,哪知跛脚佬撒了双拐,行得比他还快。后又遭到一黑脸仔,去抢他物什,弄得几只鸽脱笼,好半天才寻回。

三姑娘大概听得气恼,干脆捂住他口,说:“勿要说了,车站乱,多是外地人聚脚,你急早寻着阿公家,困一觉,忘了这些物事。”又拭去他衣上的灰,“睏你这样,要过年了,还无食饭,天还早,阿姐领你走走!”说着一拍我的身子,俯低放下。

“阿宝,带路!”三姑娘说。我在前方行,三姑娘和禾生在身后。车站两边有不少摊档,摊主或坐或立,身外一圈,大声吆喝。有卖钵仔糕的,卖肠粉的,还有几家摊前摆着焦黄黄的光酥饼。几家摊主大概识得三姑娘,一走近,便愈发卖力大嚷起来。三姑娘充耳不闻,跟在我后头,待撇出人圈,方细细说:“勿睏那些人说得口响,一个个嘴上大炮,吃食好坏,做得数!”

午前的太阳煌煌地亮着,天是金属质感的冷白色,如剃刀般割疼眼睛。一路行,眼瞅过了午后,失了日头,天口闷极,风中混着一股机油,从尽头吹来。三姑娘不由打了个喷嚏。禾生见状,似稍稍向前一步,挡在三姑娘前面。

三姑娘行事一向麻利,绕过三五个生人,左拐右拐,经已到了一家食堂门口。后寻得位子,上了菜单,不料店主皆赶着返家过年,已无其它吃食,只得各点一份肠粉。三姑娘心头闷闷,身为阿姐,又是东道主,失了面子,先是头低低,一字不声,后睏禾生食得倒是欢,鸽子在一旁笼内咕咕叫。三姑娘逗弄数次,忍不住问起广场放鸽的事体。

禾生一抹嘴,从兜内掏出一袋鸽食,做了个往上抛的动作,说:“鸽子活泛,多要细心养着,久了

亲近,便知道认人了……”禾生说起在北京放鸽挣钱的日子,自他检出了病,阿妈一走,经已许久无放鸽了。

“北京雪少,有生之年,我想看一场雪,鹅毛大的,飘飘,一定极美!”禾生成日不爱说话,但心底对很多物事,譬如自己的病,比谁都心水清。“这次南下寻阿公,来看看天气预报,恰好说今日会落一场雪的。”禾生睏向外面,晚黑的天上,雪云似被烟云覆盖,微微有些许失落。

窗外挂着的一排红灯笼依次亮起,鸽子安静下来,藏起底部一对焦黄黄的足。我蜷起尾巴,紧挨着炉火,昏昏欲睡。

待食完,车站彻底无人了,宽宽敞敞,四处只有风在叫。出门前,三姑娘抿紧了嘴,不声,又抓把妃子笑塞禾生兜里。

我伏低在三姑娘脚边,见禾生一步步行远,远方是密密匝匝的黑,突然身子像是感受到什么,心底慌失失跳进三姑娘怀里,猫尾经已沾了不少白屑。

禾生也像感应到什么,立下脚步,仰颈而睏,大团大团的白色落下。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,下得极轻盈,仿若棉絮一般,驱逐了南方的夜,把这夜下白了。禾生的眼皮打着抖,好半天方鼓起勇气,启开鸽笼,掏出一袋鸽食,试着向天上抛去。群鸽挣脱出笼,舒张羽翼,与那白色的精灵相拥纠缠,盘旋许久。

烟云散去,远处窸窣响起爆竹声,声音便有了轮廓,空荡荡的风终于寻着依托。三姑娘睏了许久,轻抚我的背,细细声说:“阿宝,过年了!”我喵了一声,无醒觉,换个舒服姿势,眯眼睡去。

## 青春之烟云

■苏笑嫣



离新年已无数日,在岭南的车站口微微伸个懒腰,隔着积雨的地道望进去,站台有些晦暗。近檐处,几盏红灯笼下,三姑娘正朝我行来。竹筐背在身后,白布帘掀起一角,露出几颗红彤的荔枝。几只白鸽围绕车站上空,转了最尾一圈,从顶上忽地跃下,试图啄食。

“阿宝,勿睏了,卖完这批,今日要早返屋过年!”三姑娘驱车一阵,像是恼了,开始唤我。我喵了一声,扑将过去,惊起几只鸽,它们扑棱双翅,盘旋四周,衔枝的荔枝落了一地。三姑娘行近,一颗一颗拣起,郑重放回筐内,立起前不忘瞪那些罪魁祸首一眼,睏那些白鸽立在不远处的便利店上,一副蠢蠢欲动模样,忙一手护住箩筐,顺手拣起地上一块碎石,要扔去。